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ZINSUI RHBAO　星期六　第一版

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五二一號
原名：抗戰日報

尋驢啟事

敝部不慎於本月（七月一號）夜被騾偷去，黑紅色騍騾一頭，四歲，一對後身有毛，至今未有下落，如有知者，請來信告知，[illegible]部隊[illegible]。

王見休父：

河北易縣曲城村人，現年五十三歲，以往在決死二縱隊，後去安置交城，自此以後就不知下落，知其下落者請函示呂梁軍區供給部王宗唐。

康必芳：

年廿七歲，文水縣南武鎮人，去年在雁門軍區被服廠工作，家中遷去僑愛式，不見回信。有知下落者請函告。信寄臨縣一區民衆醫院　康必聲。

趙炳義兒：

孝義縣南賀化村人，三八年在陝甘寧邊區安塞工作，後再無音訊，家屬見報後速來回音，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告知。來信寄晉綏軍區司令部汗蘭定收轉。

父　趙作舟

我豐涼游擊隊、武工隊
堅持敵後鬥爭保丁護糧

（新華社綏蒙訊）屹立於敵後之我綏南豐（鎮）涼（城）游擊隊、武工隊，在傅匪與地主組織之「還鄉復仇團」摧殘「掃蕩」下，仍然堅持工作，並不斷擊潰搶糧抓丁敵僞。該區在傅匪侵佔左雲、右玉縣城後，完全變成游擊區，傅匪除原有之豐鎮、涼城、天成、麥胡圖、馬速圖等據點外，在豐（鎮）涼（城）交界之馬家山圖及涼城山地之廟溝營，十七日敵又新按了三個據點，企圖把我豐涼武工隊、游擊隊及政民工作人員消滅或趕出去，但堅持該地區的黨政民同志，如同遊龍似地與敵人展開游擊戰，敵人主力爬進山，我方便下了川，敵人逐村逐山搜索，我方便化裝僞裝的進行工作。五月初，敵分股出來搶糧抓丁，並懸賞「捉拿」該區負責同志。我武工隊、游擊隊和武裝區公所，即進行保丁護糧等鬥爭，並揭露敵人欺騙宣傳，由於我始終與群衆親密結合一起，因而勝利地堅持了保丁護糧等鬥爭，群衆很少受到損失。六月初，傅匪見我一部挺進鐵路以東與豐鎮城北二蔡木一帶，即認爲其完全統治了該地區，於是和其統治區一樣的派保派青年十名，閻女三名，限六天集中涼城，轉送歸綏，但兩個六天過去了，沒有一保送去一男一女，傅匪派出民團僞兵催送，但出敵人意料之外，我活躍在豐涼地區的民兵健兒，突然出現，日以繼夜的關路狙擊，使敵僞總未抓去一丁一女。六月中旬，我豐涼民兵游擊隊，在涼城邊山休息時，涼城天成傅匪步騎兵三十餘，將我騎兵游擊隊包圍，我游擊隊全體隊員，英勇奮戰，當將敵擊退，勝利突圍。六月十五日，天成傅匪步兵三十餘，與豐鎮二十四號村搶糧，與我武工隊遭遇，敵雖兩倍於我，但在我堅決抗擊下，終於將敵擊潰，擊斃敵兵兩名，擊傷八名。（滄海）

汾八區民兵於本月初
三戰三捷擊潰搶糧敵
群衆自動組織起來熱烈支援前綫

（新華社呂梁十六日電）汾陽八區民兵反搶糧鬥爭中，粉碎敵搶糧計劃，三戰皆捷，計擊斃敵一名，傷二十四名，炸毀敵小迫擊砲一門。七月一日，敵二一一八團二百餘人，帶膠皮車二十輛，毛驢三十頭，由平陸村進犯垣頭搶糧，我民兵戰鬥隊一部及某某等村民兵三十餘人，預爲埋伏，敵抵至垣頭村南洪樹皮墩帶之民兵伏擊圈內，全體民兵乘敵無備，猛烈掃射，當場傷敵七名，但敵頑抗未退，用迫擊砲向我陣地轟擊，被我擲彈射手張安江投擲目標，沉着而準確的向敵砲兵陣地射擊，將敵砲筒打壞了，不能發射，戰鬥一小時，敵倉惶逃竄。七月三日，敵復以原兵力分兩路由平陸出動，一路仍向垣頭進犯，遭我戰鬥隊狙擊，戰鬥兩小時，傷敵十三人，其中排長一名，餘部受重傷，即狼狽逃去；一路向歸家垣西進，與我某村民兵遭遇戰鬥兩小時，敵即收退，我民兵尾追猛擊，斃敵一名，傷二名。兩路敵均受創竄回三泉。七月四日，敵再度分三路進攻垣頭、歸家垣、高家莊等村，被我各村民兵配合擊退，傷敵二人。敵屢遭打擊，搶糧計劃完全破產，群衆大爲興奮，在戰鬥時，自動組織起來支援前綫，群衆送來給前綫民兵送水送飯，某村群衆慰勞一口豬，紙煙一條一條，另有某村群衆亦慰勞紙煙一條，自衛隊還組成担架小組支援民兵作戰，幫助貧苦民兵豆餅，群衆民兵關係亦因此提高。（德良、仲連、汝榮）

開柵閻軍二名
投奔我區

（交城訊）六月廿四日晚，開柵北砲台閻軍士兵燕明齊、薛清山二人攜步槍一支、子彈四十發投奔我區。燕因跳砲台跌壞了腿，我方予以醫療後，並川毛即資送回家。（周繼祥）

交三區民兵參戰隊
捕獲閻賊重用日俘一名

（交城訊）三區民兵參戰隊，在岸底村捕獲被閻賊留用以專門訓練其軍官之日俘一名，名叫森本定次郎。該日俘係於六月七日由交城赴文水途中被俘，原在日軍中任中尉隊醫，現被閻賊提升爲閻僞「太原保安六大隊訓練勤務隊」少校隊長，並改名爲森元定。捕獲後，當即押送分區司令部處理。（周繼祥）

劃清階級界綫！

襄垣城關各工廠中
查出大批隱匿的地主
由工人鬥罷送原村交農民處理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三日電）太行襄垣城關各工廠清查地主「防空洞」，首先揭出地主奸霸趙拴山，進而查出二百餘名。城關裕盛草帽廠趙拴山原爲翻譯，是一個農民所憤恨的惡霸，他有意製做草帽針的優良技術，但在廠內一貫保守他的技術，擺老資格，壓迫工人。領導上起初有麻痺思想，認爲鬥爭趙拴山，生產就要受影響，但顧不供農民對工廠不滿，又覺得給封建留下了尾巴，工人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在此次生產大檢查中，才發現趙拴山的破壞活動，嚴重的阻礙着生產，這時才批准了群衆要求，展開訴苦大會，向趙拴山鬥爭。訴苦中，揭露了趙的活動事實：他發動工人罷工，企圖打垮工會幹部，拉攏落後工人，陰謀打擊城關政治主任冀榮堅軍人，並暗地叫他女人拉攏廠內有腐化關係，以此打垮幹部與積極份子的威信，專門煽下填針，故意說工人搗蛋，弄的互不團結，形成勞資對立，有些工人在說起受他的壓迫時，痛哭流涕。趙逆在群衆的揭發下，不得不承認自己是一個地主惡霸，而且是一個隱藏三年的蔣特，全體工人乃當場將趙罷免，並一致同意送回他本村，由農民處理。這樣，大大興奮了該村農民，促成了工農的團結。

自此以後，引起來全城關各界的警惕，各自檢查隱藏地主，職工會並嚴格審查會員，堅決不讓工廠成爲地主的「防空洞」，檢查的結果，有二百餘個地主隱藏於機關生產部門和工廠及商店中，混入工人組織內的有卅餘個，更有大半地主担任經理與會計，仍舊居之於別人頭上，侍候不對，馬上即來撤職店員及工人。當即明確劃分階級界綫，各部門同時發動訴苦，於是政府公開宣佈，凡地主鬥爭對象，店員工人一律不侍候，罪大惡極者均由工人鬥爭，送回村內。自鬥垮這些奸霸以後，工人身上又揭去了一塊石板，大大提高了生產情緒，如裕華草帽廠李成六由四十頂增做至七十頂，李俊盛同志曾做到九十三頂，超過以前五十三頂，全廠六月份增產帽一千零五十頂。

太行二分區職工會聞悉襄垣城關消息後，特向全部發出如下號召：一、號召各工廠開展劃清階級的運動，在工人自覺的基礎上，開展大檢查，同時結合這個運動，進行審查會員，地主階級的工會會員一律開除。二、階級界綫劃清以後，凡是罪大惡極的鬥爭對象，要馬上組織工人訴苦鬥爭，揭露其陰謀，地主的資財由農民處理，總連人帶物交回農村。地主出身的特別是青年、小孩，應教育他們與自己的原階級分家，並限制他，二、三年內不准參加工會，但如他在工廠有功而思想上又確已分家，能一貫的爲人民積極服務，這個時間可以按情縮短。

群衆與駐村榮譽軍人隊
合力鬥爭呂可詩
決將呂某送軍法處處理

（新華社十三日電）中陽五區賀村群衆與駐該村之榮譽軍人隊，於六月二十七日聯合開會，向以「榮譽軍人」爲名，堅守地主立場，壓迫群衆，威嚇幹部，破壞土地改革之呂可詩進行鬥爭。呂係地主階級，曾爲敵閻爪牙，後鑽入我十三團三營當文書，今年四月，到榮譽隊休養，即與劉休養員爲伙食問題與幹部對立。同時呂某與本村奸霸地主高弼文勾結，往還甚密，六月十二日，該村群衆將高弼文扣押進行清算後，呂可詩甚表不滿，曾去禁閉室看高三次，並給高家出主意，叫高家送走小孩，倒騰走銀錢財物，他向高弼文的母親說：「房屋田地交由群衆，對付過去，只要人在總有一天要出這口氣。」他不但爲高辯護，甚至公然威嚇群衆及幹部說：「誰扣吊高弼文，就殺誰！」並圖謀要在這榮村殺害兩個幹部。工作團到該村後，群衆一致反映不扣押呂可詩，群衆不敢起來。工作團乃與榮譽隊商議，接受群衆要求，將呂扣押。六月二十七日，全村群衆及榮譽隊聯合開會向呂可詩鬥爭。農民劉俊彪說：「呂可詩是地主，不是八路軍，把他軍衣軍帽脫下來。」在群衆紛紛揭發呂某與地主勾結的事實後，大家決定把他交軍法處依法辦理。（任尙文、于永剛）

清河邊緣區某村土改中
改造農會政權精簡組織

（新華社綏蒙訊）清河邊緣區某村，在對敵鬥爭中進行土改（詳情已誌十八日本報），並審查了幹部、民兵及農會會員的階級成份，改組了農會與村政權。該村係處邊緣區，敵我鬥爭較尖銳，各種組織需短小精幹，經過群衆醞釀，先用無記名選舉方式，使農會、民兵、村政權完全成爲貧僱農所領導，如選出的七個自然村農會委員中（內有婦女二人）僱農成份即佔五個，貧農成份佔兩個。爲使領導集中，易於接近群衆，將農會、民兵、政權的機構統一起來，兩個農會委員，一部任自然村的代表，農會主任兼代表，兩個婦女委員任婦女會正副主任，另外兩個委員分任行政村村長與民兵中隊長。（劍秋）

中陽三區三交一帶
千餘群衆公審閻特罪犯
將劉逆俊秀正法並沒收其財產

（新華社呂梁十五日電）中陽三交鎮一帶群衆千餘人，於六月十二日公審閻特劉俊秀。一致決議處決該逆，並沒收其全部財產分與群衆。該逆係地主奸商出身，三八年混入革命陣營中，曾任興縣地方犧盟會負責人，四〇年夏，日寇「掃蕩」晉西北，該逆即背叛革命，偷跑至西南閻區，投敵首爲閻僞作特務工作，破壞抗日幹部，破壞抗日地下組織，僅中陽二、三兩區即有三百餘人被捕，送往閻區「吉縣」之「眞理院」，施刑慘死者有劉成蔚、高強誠、伊英等人。該逆平時無惡不作，殘酷，並無辜人民被其陷害，陽，並積極從事[illegible]作，填入城內枯井者[illegible]人之多。我解放中陽後，該逆被俘。群衆不斷告發與要求懲辦，政府遂將該逆交群衆處決。（際錦）

五寨東秀莊夏鋤中
貧僱農為骨幹組織變工
變工組捎帶丈地醞釀分配果實

（五寨訊）四區東秀莊通過貧僱農積極份子，組織夏鋤變工，捎帶丈地，並醞釀分配果實。該村現在禾苗大部出壠，貧苦群衆口糧困難，亦需通盤籌劃救濟，已須得解決，急待組織夏鋤；但同時各村土改亦很繁忙，有的正在鬥爭地主，有的在醞釀分配果實（特別是青苗），有的貧公平分配土地正在重訂產量，群衆和工作團同志都感到如不改變工作方式，把這兩件事配合起來，一定會顧此失彼，於是工作團同志就和貧僱農商量。大家的意見，今後白天不開會，晚上的會也開得緊湊些，在生產上由貧僱農為中心去組織變工，再通過他們把工作帶到鋤地小組去討論。據試驗結果，已有不少創造，如前五主據的變工小組是由貧僱農團結下的群衆組成的，先是由天仁子、三丑子和二個中農、一個貧農變，接着由貧農團主席六黑子和他團結下的二個中農變，這樣逐漸發展，使能上地的四分之三的人都變起來了，有二十幾家農民分別參加以貧僱農為領導的五個鋤地小組。因為他們的利益一致，在地裏醞釀問題方便，故團結的很好。各組每天還帶着繩子順帶丈地，估計有半個月功夫，就可把全村土地大部丈量過（因過去土地面積不確實，分配時必須丈量，但專門派人去丈，又費時太多）。這些做法，使鋤地和土改工作結合起來，形成農會活動的中心。其次，對未分配的地主土地，趕可莊決定先由變工組鋤，記上工，以後誰分得青苗誰還工，使青苗轉移問題也得到解決。東秀莊本村大部份農會會員都參加了變工，一批被群衆公認的積極份子，都被選為變工小組長，工作團同志也分別有計劃的參加到變工組，去帶助群衆鋤地，捎帶的和群衆商談工作。（陳平）

岢嵐馬家墕村
幾次分配東西都犯了錯誤
貧苦群衆分的少困難一直未解決

（岢嵐訊）在這次發動群衆搶種蕎麥，解決口糧困難中，發現五區馬家墕自然村從去年冬天以來，凡是分配東西，都犯了平均分散的毛病，貧苦群衆獲得實惠甚少。去冬分配鬥爭果實中，中農張三家死去一個兒子，稍短勞動力，就把他和赤貧戶毛二小、貧農董生小、巴禿等幾家劃在一起，一律分四斗公斗糧食。今春實物中農李廷良、李廷棟、齊雙桂等均不缺糧，亦每家分了三斗莜麥；今夏從鬥爭果實中抽出一部分糧食，換了二十餘斤棉花，也不問成份及困難情況，凡紡織的婦女每一人平均分了一斤四兩；當時在該村工作的幹部曾問過農會幹部拉枝，趙答說：「窮鬼們還能紡成個線?!這樣分也是應該的。」後經說服動員，才全部退了出來，重新分給了貧農毛二小等。搶種中所決種籽困難時，該村共有小青壯六小斗，亦平均分散給十四戶人家，中農王郎喜也換了四升，而赤貧戶毛二小當下連吃都沒吃，才給換三升。在這種錯誤的分配方法下，中貧農思想上無法真正達到團結，稍一照顧貧僱農，有些中農即眼紅，說灰話。這次工作同志針對以上情況，一面深入調查口糧困難，發動群衆搶種莜麥，一面並召開僱貧農會議，進行研究，最後並召開群衆大會，將各戶困難情形，提出具體研究，進行中貧農一家人的教育，把上述不合理的分配方法，在群衆思想上逐漸轉變過來，經大家決定，當場給赤貧戶毛二小解決了口糧四斗，給貧農董生小解決口糧來二十斤，中農王同說：「像毛二小這些人，應該解決，咱們以前都糧分，就不好。」（柳廷榮、王存恕）

五寨孫家坪
搶種土地兩千垧

（本報訊）五寨孫家坪行政村（屬有九個自然村）兩後（至六月二十四日）搶種了土地兩千多垧。有些村子已開始夏鋤。孫家坪趙三的牛，去餵驢山拉腳走了，回來時，二中的牲口已經把他的地種上了，馬子踢壞他家一張犁，他夫家也給賠了，他回來後感動地說：「就是娘老子也沒有這樣好。」但對於地主霸下的地，未及時發動基本群衆搶伴，是一個缺點。孫家坪已開始注意，並將地主荒下的十四垧地，分給五戶貧苦農民耕種。孫家坪還發現去冬及今春分配土地時沒有給放羊漢高玉貴分，他家裏幾代子是受苦人，他本人放羊打短三四十年，自然村幹部說叫毛要地。這次搶種地主的荒地，有人提醒，但還說他不要地，但經幹部工作組同志與之商談，才知道他所以不要地的原因是因為沒牛工和籽種。給他解決後，他即分種地五垧。

寧武上下官莊兩村
整理農會舊存糧

（寧武訊）四區上官莊整理出農會存糧及公糧二石二斗，解決了小二戶貧僱農補種、改種中的困難。該村是寧武縣老區，歷年來財政及農會鬥爭糧均未很好清理，現僅初步整理了該村所屬上官莊及下官莊兩自然村。據悉存糧大部份係被幹部私自挪用或借給地主、富農等，如上官莊幹部安來喜私用農會糧一石，買了驢，幹部記私借給柳主任代表三毛兩百斤公糧，部二牛在該村當書記也私借給富農三斎元公糧一百二十斤。在下官莊，幹部把農會糧給富農劉懷珠七斗，劉旺仲一石五升，此外，還給姚二後一斗，還有一部份是存在區公所的，也有一部份管理的掉了，如下官莊存的麥子做了一千一斤，除了下公糧一千斤，現在也沒有了。除已整出的一部份，都撥給貧僱農，解決籽種困難外，其餘仍將繼續整理，以解決貧僱農夏季口糧困難。（侯石柱）

孝義鎮殲敵後小景

（新華社呂梁十七日電）攻克孝義鎮戰鬥的火藥味仍充滿戰場時，參戰民伕趕着數十輛大車，忙着轉運繳獲的彈藥和堆積的槍支，而戰士們拉着肥碩的騾馬，馱載繳獲敵人的大砲，穿過孝義鎮的街心時，居民們都投以羨佩的注目。與此同時，千餘個穿着黃色軍服的蔣軍俘虜，排成二路或四路縱隊，分批向安全的後方轉移，他們形色倉惶，衣着襤褸，在人民解放軍押解了寬大政策後，他們才感到輕鬆愉快，隨便的談起話來。據俘虜說：我軍發令攻擊時，他們才從夢中驚醒，因此當我保護時大部份穿着睡衣短褲，有的還光着腳板。受傷的蔣軍，一個個被抬至醫院救治，一個負傷的蔣軍在擔架上，深受感動的說：「我死了，也忘不了八路軍的事。」他談到他受傷經過時：「我是被我們營長打傷的。他叫我衝，我不敢衝，他就朝我背後打了一槍。」他悲憤的咬着牙說：「我要是好了，非和狗日的們拚個死活！」（谷受）

交城三區西社村婦女
日夜輪流看護傷員

（交城訊）文水祭簽戰鬥勝利結束後，交三區西社村婦女熱情的參加了看護傷員工作，村婦女四十餘人，晝夜不停的輪流護侍着傷員。很多的婦女，都燒了紙烟，都把自己的雞蛋及媳婦子們送到傷員手中，大小二百餘名傷員，都喝到了鮮美的小米湯，都以極熱誠的和藹的老媽媽們給他們準備的飲食，婦女隊長一般隨時準備吃飯時，總要擦乾淨，抬着傷員的擔架。某部負傷戰士被婦女們好的照顧所感動，他說：「你們對我太好了，傷好了我更要堅決的上前線去！」任老太太聽着戰士的傷口，出眼淚，她說：「以前在家裏住下除伍，病裏不放心，也不禁流不回難，咱軍隊是咱老百姓，以後你們再住下，要甚麼我也願意給。」她也隨同大家護侍傷員，整整堅持了一天一夜。小孩子，抬着一村抬架，走了很遠的路，實在難以支持到目的地，但是這村裏的青年都隨軍出發前線，老年都上地鋤苗去了，一時又無法替換，當時，婦女隊長周烈心及劉美英、馬潤英等五個婦女，便自動抬着，轉送到某地醫院。又該村患吐血病的村長劉通，因抬擔架的人回去吃飯，當担架來到村後，他便立刻叫了三個人，一同抬走。（尤弈、白玉平、王敘俊、寧民）

興縣白家坪
行署兩個推廣員
上門教貧婦學會織布

（興縣訊）一區白家坪村開展紡織工作，該村共四十六戶人家，原有四十三個紡婦，三十六架紡車，今春三個月，紡下九十斤線子，因為本村不會織布，大批線子向外販出，特別是六戶最貧苦的農民，每年總是吃了穿不上，穿上不夠吃。這次行署派了兩個推廣員和一個區幹部，帶着五架土機到該村教貧苦婦女織布，當時就有許多婦女積極要學（其中有兩戶抗屬），一個中農婦女願意學織，大家研究好，將五架機子放在三個學織婦的家裏，因為她們家裏有其他營生，便利抽出更多的時間來學織布。檢織一次布，號碼、機子、上機，大家一齊來學，六天把五架機子都搭好了，三個教師就分開來教。貧農劉撮作雲的媳婦，雖然四十歲了，但聽得用心，早起夜把家裏的活做完，趕緊學習，不到半個月就織了五丈布。最笨的孫洞，半個月也織下五丈布，本來她家不願意叫學，推說學不會，很耐心的教她，她織一次沒織好，她男人也不要她學，叫她上地挖苦菜。第二次上機時，她的婆子不好，五個幹部半天就給她紡起八兩好線，動員她下決心學會，這次織了丈五布，織得比以前好了，她家裏的人看見也很高興，現在五架機子都緊張在織着。（受志、茶良、林挺）

偏關赫家山
突遭雹災
政府發下蕎麥籽　貧苦群衆搶種中

（偏關訊）一區赫家山行政村，於本月三日午飯後，遭受嚴重雹災，沿上下多里的關河兩岸村莊無一倖免，尤以河川水地莊稼受害最重，禾苗被打壞的幾達百分之八十。災後，群衆情緒極為悲憤，特別是貧苦群衆今年才種上水地，辛勤作務，指望靠水地打的收入，現水地被雹後，生活頓失依靠。在此情況下，縣區幹部積極到各村安慰群衆，組織搶種工作；現村公所已給貧苦群衆發出兩石蕎麥籽，並具體組織小型搶行補種，在這時期內，縣府決定撥發一部份銀食，救濟貧苦群衆。現各村群衆已開始搶種。（胡全、張亞棠）

地主趙登富
玩弄美人計
中隊長張珠上鈎被撤職

（新華社綏蒙訊）右玉大曲房村惡霸地主趙登富，利用姪媳，玩弄美人計，已被群衆送交政府法辦。趙某之兄趙登元，曾任過二年偽閭長，上月群衆清算趙登元時，趙登富即將領導群衆鬥爭的民兵中隊長張珠、小隊長馬關斌、札文枝等邀請他家吃了一次飯，又強留張珠在其家住宿，夜深人靜時，即唆使其三姪媳與張珠勾搭。張珠上其圈套後，便庇護惡霸地主，在群衆大會上說：「趙登元不是地主，是富農，算下六千塊白洋太多啦，有二千元就行啦！要得太多，就壞了毛主席的政策，咱們犯錯誤」。這樣一來，把群衆和一部份幹部鬥爭的情緒和決心壓下去，同時，張珠搞出了來徹底清算的決心。[illegible]張珠與趙登富同居，[illegible]。見證，[illegible]村幹部和群衆，所以告到區裏，[illegible]村幹部提出警告，並給張珠撤職處分，趙登富及趙之三姪媳均押縣政府法辦。（劉澄）

趙逆裕賢破壞土改
組織地主逃跑　中途被捕

（平魯訊）混入我二區任財糧助理員之漢奸惡霸趙裕賢，上月二十日帶着區署路條、武器、文件等準領大批地主投敵，中途曾以武力抵抗我追捕民兵，唯陰謀未遂，奸犯全部落網。按趙逆裕賢係二區大南溝村人，一貫營於投機鑽營，四二年曾混入我新政權工作過，後公開叛變投敵，任偽涉縣村公所書記，作惡甚多。當我解放平魯後，趙步，向我政府偽造，開導上來能洞悉其奸，又重提拔為區財政助理員。趙逆任職期間，即私開路條，依靠偽村[illegible]兩個，[illegible]近聽得我土改深入，[illegible]破壞土改，與敵[illegible]部，後投敵當警察，不為所放後，[illegible]年後歸放。）合謀組織了本村趙萬倉、趙萬開等七戶地主逃跑投敵。上月二十日，趙逆偷帶規與一千九百五十斤、手榴彈兩枚及路條等，率領這批地主連夜逃跑，幸為本村民兵發覺，協同趙村長追捕，趙逆等跑出四十餘里之苑家辛莊村，天已發明，即把女人小孩等寄藏山溝，隨同趙茲帶手榴彈登山瞭哨，等待天黑再逃。我趙村長和民兵當即發覺，緊跟上去，二逆見勢不妙，復圖以手榴彈我村長民兵機智利用地形臥倒，均未受傷。二逆見勢不妙，復圖以手榴自衛，當場炸傷自己，趙茲並傷重斃命。趙逆裕賢等一干人犯全部捕獲，已送政府在待戰辦。（趙新民）

晉冀魯豫我軍半年自衛戰
殲滅蔣頑十六萬三千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軍區司令部頃發表本年一月至六月晉冀魯豫自衛戰爭勝利戰果：自本年初以來，我即緊緊握有戰爭主動權，在魯西南地區、隴海路南北及豫北、晉南發動巨大攻勢，予蔣軍以嚴重打擊，恢復冀魯豫大塊淪陷區，並在晉南、豫北發展廣大新解放區，爲勝利的大反攻奠定了基礎。半年來戰績如下：（一）進行大小戰役戰鬥二一九六次。（二）克縣城七十四座，內有收復者十六座，新解放者二十四座，一度攻克者三十四座。（三）斃傷俘蔣偽軍十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一人，其中：甲，斃傷俘蔣正規軍六萬八千九百七十四人（內生俘四萬三千三百二十八人），包括第二快速縱隊（即整四十六旅）、整七十師一四零旅兩個整旅，整七十五師十六旅，整六十六師一九九旅，整六十八師八十一旅等共十三個整旅，整八十八師、一八四師、暫四十五師、七十三師等三十個整團。乙，斃傷俘雜牌頑偽軍九萬四千二百九十七人，內生俘七萬五千九百九十六人。丙，生俘蔣軍將級軍官達七十餘一四零旅旅長謝懋權、快速第二縱隊指揮官（即四十九旅長）李守正、六十九師副師長王照明、暫編六軍第三縱隊司令孫殿英、副司令劉月亭等十五人。（四）繳獲美製化學臼砲四門，山砲四十七門，重迫擊砲二百二十五門，戰防砲六門，火箭砲七門，中小砲一千三百二十門，輕重機槍五千二百二十一挺，手提機槍五百七十五挺，長短槍七萬四千二百零五支，坦克三輛，汽車九十二輛，各種子彈一千零四十三萬餘發，各種砲彈一萬九千七百餘發，電台一百三十四部，電話機五百四十三部，繳獲完整飛機一架，擊毀及燒毀飛機十架。

鄆城定陶兩次戰役
我殲滅蔣頑近二萬人

（新華社晉冀魯豫前線十六日電）鄆城定陶兩次戰役，已經查明殲滅蔣正規軍及保安團等將近兩萬人。劉伯承將軍總部發表之補充公報稱：（一）鄆城之戰，計生俘蔣軍五五師中將副師長理明亞，二十九旅上校參謀主任退貫一，二十九旅八十七團中校代理團長余克俊，七十四旅二二一團中校副團長閻懷肯、張干山，上校軍械處長許肖謙以下官兵八千三百餘人，斃二十九旅中校代理團長王紹斌，俘二十九旅副旅長于鼎柏，七十四旅二二零團中校代理團長曹傑堂以下千五百餘人，共計斃傷俘敵師長官兵一萬一千餘。（鄆城蔣軍各轄滿編團，團長均已參加南京受訓，凡鄆城之負責指揮者，悉數被殲和生俘。）另生俘鄆城「還鄉團」及偽縣保安團等官兵兩千餘名。此役，總計殲除一萬五千餘人。（二）定陶戰役，生俘蔣軍六十三師一五三旅官兵四千三百餘人，上次僅報三千餘人。

（新華社晉冀魯豫前線十六日電）鄆城戰役被俘之五十五師中將副師長理明亞以下重要軍官六人，已於十四日到達劉伯承將軍總部。理明亞於七月七日午夜從鄆城東門逃出，八日在高樂地窪蛇村一天，終於黃昏時爲鉅野縣大隊在鄆城東南三十里之沙地集附近搜出。

蔣軍侵陷鄆城四月中
慘殺農民百餘人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五日電）鄆城在蔣軍侵佔的四個月中，農民慘遭殺害已查明者，已有百餘人。城東北唐店村蔣軍指揮土匪頭子趙陽春，殺死農民五十人，只在一個月內，就活埋了卅五人。五六區蠶窩地主會聯合大刀會用殺，一次抓住七個農民，其中兩個被綑成三節，五個被割下頭來。四區單坡村老村長的兒子慘被殺害，老村長扛起槍來參加了游擊隊，痛憤的說：「上山打狼，就不怕受傷。」蔣軍將農會委員添大水缸內，威脅他供出農會會員，沒一會兒，又提出水面問：「他們在家不在了？」老農民回答很乾脆：「你槍斃我，他們也不在家！」七月一日，民主政府號召農民起來武裝鬥爭，一天內就有近兩千農民參加復仇隊，扛起槍來，打擊南大堤附近的蔣家匪徒，捉「還鄉團」殲斃。

黃河南岸五萬人民
搶修被敵破壞之河堤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六日電）鄄（城）鄆（城）壽（張）陽穀等縣黃河南岸五萬人民，已在日夜搶修被蔣軍破壞之河堤。據冀魯豫黃委會負責人對記者談稱：鄄城收復之第二日，該縣即組織了一萬人進行搶修，並在堤上運大批高粱稭等，並搬運修埝石頭六千大車。大汛以前看時到，必須首先搶修險工，然後修補和加高堤岸，預計十日內，第一期工程即可初步完成。負責人斥責蔣記中央社一再自吹復堤的無恥謊言稱：以蔣軍所佔領之長垣大路莊到大車集六十里之堤岸爲例，蔣方從未復過一寸土，而相反，卻在該大堤上，每隔五十公尺挖一道工事，每二至五里修一碉堡，長垣段孟崗村岸堤上即挖有五尺深八尺寬之壕溝六道，不但如此，六月十二日，蔣軍先後兩次轟毀在長垣段復堤之六千工人，殺死全家等村復堤老百姓五十餘，又在北岸平陰至東阿段，自六月十五日迄今，美製蔣機曾炸死炸傷復堤群衆八十餘人，另在鄆城一地一次即死傷二十五人，至今血跡猶存，蔣賊架機殺獵打傷後該負責人以欣慰的口吻說：劉伯承將軍大軍南渡黃河，南岸大部光復，老百姓大都已除，人民得以復堤自救了。

冀魯豫解放區人民
用血肉搶築着黃堤

（新華社晉冀魯豫電）記者於六月二日出發至壽張，沿黃河逆流而上，巡視冀魯豫解放區人民緊張進行的修堤工程。五月到雍淨頭孫口險工處，當時黃水猛漲一公尺多，水位超過汛期，至六月下旬，險固之險工處即被水淘空，堤面往外傾斜，而對岸蔣軍七十四旅二二團之砲火轟擊更猛，搶修不及，致堤岸崩潰。我工程人員及民衆漁夜用揮碴法（用秫稭和埽繩綑了石頭，抛下堵口）猛修，終於險堆積起運到之近萬斤秫稭和繫索捐獻之一千五百餘方石（每方五千斤）填石，而蔣軍在對岸河沿上大挖工事，一發現我方修堤人員，即以機槍狂掃。記者曾目睹沿堤根向河沿射出，快到第五區圍時，蔣軍發覺，彈如雨至，險遭不測。該段第四搶堵現已成爲要衝，因下水深三丈，於夜色迷茫中，洪流洶湧而來，向該堤段衝擊發出驚人之怒吼，折向東北流去，如此處不保，水勢必直撲金堤，壽張二縣將成澤國。當時記者轉回第五道堤時，萬千羣衆正緊張挪砧，「哈呵」之聲緊促而低沉，挪砧一下，水聲即發出「呼通」的迴響，所有羣衆應聲伏下，低聲相告：「快臥倒，敵人要打槍了」，昨夜就被打傷了一個呀！」當記者剛臥下，頭上便飛過無數槍彈。十多分鐘後，槍聲漸了，緊張的挪砧工作又繼續進行。六月下旬，記者到達這險段堤工處，在李橋村大堤下不幸爲蔣軍砲火所阻，半小時內，十餘發迫擊砲彈，在堤前爆炸，上空美製蔣機盤旋掃射不已，修堤農民傷亡十餘人，張狗之妻和不滿週歲之子亦負重傷，母親被打斷了胳臂，孩子的腿也被打出來，李橋村一位老大娘無限憤慨的對記者說：「同志，蔣機天天在修堤的村長秀蘭在修堤時被砲彈打死了，丟下一個小孩，沒奶吃。」他指着南岸打砲的地方咒罵着：「天啦，滅了那些壞種吧！」話未說完，一顆砲彈就打了過來。記者目睹這高大的黃堤，是冀魯豫農民用血肉快築成了，無疑它將阻住蔣介石的洪水，並堵死蔣介石的砲口。

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宣言略文

（新華社東北五月二十一日電）（遲到）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已於四月二十九日勝利閉幕，大會通過「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宣言」，「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及「內蒙古自治政府暫行組織大綱」等三文件，現將宣言略文，發表於下：

回顧「八一五」以來，內蒙古人民無不熱烈期望從此以後不再受帝國主義與大漢族主義的壓迫，能夠獲得平等自由與民族自治，並能夠在將來實現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中國境內各民族之自決權。不幸美蔣反動派竟絲毫不顧信義，撕毀政協決議，瘋狂掀起內戰，並在偽憲法中，從根本否定國內少數民族的自治權利，到現在，我內蒙古已有不少地區被反動派侵佔了，被侵佔區的蒙古人民，沒有例外的都遭受到慘無人道的摧殘，無數的蒙古人民是在蔣介石的屠殺政策下被害至死，廣大肥美的草原變成了荒□。但是內蒙古民族並不甘羔羊，爲了自己民族解放，一年以來，我們仍然堅持並發展了自治運動，堅持並發展了自衛戰爭。團結期間，我們不但建設了內蒙古人民自衛軍，給予反動派的進攻以嚴重打擊，並且在內蒙古各盟組建立了民主政府，啓發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覺悟，改善了蒙漢間的關係，又改善了人民的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內蒙古的面貌大大爲之一變，使此次召開人民代表會議的條件。此次大會，是於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在王爺廟舉行的，共到有十個盟及盟外各旗人民代表三百九十八人，可謂內蒙古民族歷史上空前的一次盛會。大會是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毛澤東先生的民族政策及政治協商會議的精神，接受了內蒙古全體人民的公意與要求而召開的。大會決定於五月一日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這是我們內蒙古民族數百年來一件最大的喜事，這說明了我們已經獲得了奮鬥的初步勝利。

際此國際和平民族運動日益強大，中國人民自衛解放戰爭開始轉入攻勢，並將繼續取得勝利的時候，我們認爲惟有對於內蒙古民族自治事業，是一個極大的鼓勵。我們願將內蒙古自治政府的基本施政綱領與重要方針，鄭重宣告與國人：

第一，內蒙古自治政府，是內蒙古民族各階層聯合內蒙古區域內各民族，實行高度區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聯合政府，並非獨立自治政府，它是中華民族的組成部份。

第二，團結內蒙古區域內的蒙漢回等民族，並聯合一切贊助內蒙古自治的民主黨派及團體，境內各民族，徹底粉碎與蔣反動派的進攻，爭取內蒙古民族和中國各民族的徹底解放。內蒙古自治區域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親密合作團結互助的新民族關係。

第三，確保人民身體、宗教、信仰、集會、結社等各項自由，所有內蒙人民，包括農民、牧人、工人、地主、工商業家、喇嘛，以及過去下公等的人權、財權，均受到自治政府的保障，惟對於蒙奸、漢奸、賣國賊等民族敗類，如無悔改誠意，則應受到內蒙古人民及政府法律的制裁。

第四，對現在蔣佔區蒙古同胞的悲慘的境遇及反抗蔣家暴政的英勇鬥爭，寄以無限的同情，並盡一切可能，積極支援。此次代表會議，蔣佔區蒙古同胞因戰事關係，到會代表數尚少，我們認爲憾，代表會決定，自治政府必須隨時爭取蔣佔區同胞的意見，接受其要求，並在各種政策上照顧其利益，在內蒙古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及自治政府委員中，均保留適當的名額，參加偉大的內蒙古民族自治與解放運動。以上略舉數端，其他均詳見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及政府組織大綱，敬望全國各界及各民族，於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之後，本着親密團結，求解放的精神，予以指示，不勝期待之至。

民國卅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太行陵川縣府
下鄉稅契便利農民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五日電）太行陵川縣府組織稅契隊，下鄉稅契。土地改革後，農民迫切要求分得的土地房屋得到保障，急於稅契，但山路崎嶇，距城又遠，往返一次，有的要費兩三天工夫，時間路費消耗不起，縣府乃改變坐機關等稅契的舊辦法，而採上述新辦法，農民無不稱便。

蔣區拾零

洛陽省立洛中國文教員劉峯，上課時，忽放聲大哭，經學生勸詢，始悉彼家中無力爲炊，得餓上課，一時悲不自禁。

湖南湘鄉一公務員失業，無法生活，在報上登廣告，出賣五歲及九歲男孩，一週後仍無人過問，又倒貼廣告。

天津蔣家社會局發表：五月份向該局求職人數，男七一六人，女一二九人；介紹成功者，男六五人，僅佔十分之一強，女二十五人，佔十分之二弱。

「鈔票經」紹興諺說：「一元鈔，沒人要，二元鈔，當鬼燃，五元鈔，捲煙抽，十元鈔，糊牆壁，二十元鈔，當坑紙，百元鈔，無人計，千元鈔，倘有用，萬元鈔，出來了，千千萬，萬萬千，點火抽旱煙，一燃抽完，火就滅，過一年，鬼都爲難。」（天津益世報）

濟南人民流行着「四不起」的民謠，描寫蔣管區人民的生活狀況說：「活不起，窮不起，病不起，死不起。」（按死了買不起棺材）

行政院長張羣夫人近在美國定購最新式房間傢俱全套，裝三大箱，由一輪船公司免費運載轉寄，海關並特予免稅。

我掃濟貴縣外圍據點時
雜牌蔣軍一個營放下武器

（新華社豫東前綫十五日電）豫東人民解放軍某部於本月三日晨掃濟貴縣外圍據點時，將盤踞縣西北二十五里地方之雜牌蔣軍一個營壓縮至一小棚內，即對之展開政治攻勢，該營蔣軍不願作無謂犧牲，乃由營長項麗軍率全營官兵五百餘名，全部自動放下武器。

英美民主人士及報紙
抨擊希反動派新恐怖
此次暴行係美駐希大使所策動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各方訊：希臘新恐怖已引起英美民主人士及報紙的抨擊。英國議員阿巴赫十二日稱：「我們正考慮到這是不是杜魯門主義援助希士的發展，而且懷疑到馬歇爾計劃的價值」。議員西爾伍德譴責希反動政府為了找出逮捕的口實，竟仿效了德國國會縱火案的狡計。英共黨員加拉徹形容此項逮捕，是希臘君主派反動份子反對進步力量的最殘暴的恐怖。加氏稱：令人寒心的，是英國工黨政府竟與此種迫害有關。顯然，如果不是有英國軍隊在希臘，它就不會發生。加氏並稱：比以前所要求還要迫切的，是從希臘撤回英國軍隊，以便希臘人民可以設法自反動君主派統治下解放出來，這些反動的君主派現在正有意地作為金元帝國的走狗。紐約下午報對希臘恐怖表示强烈憤怒，並稱：逮捕事件，證明希政府不顧國內和平，同時也不能維持和平。華盛頓郵報則稱：事件反映出最近希臘民解陣綫似乎大得民心。希臘海員工會聯合會紐約分會亦於昨日發表聲明，抗議希臘新暴行。

（雅典訊）希臘當局對民主人士的大逮捕仍在進行，每日各城市之被捕者，數以百計，僅薩羅尼加一地，日來被捕者已達一千二百人。據悉，由於各地監獄人滿，被捕者已大批被送至荒蕪的島嶼上。希臘報紙透露：此次逮捕，是由駐希美國大使瑪克遺的要求而發動的，瑪克遺對此亦不加否認，他說，關於逮捕，希總理於一星期前曾通知他。希臘副總理薩維尼洛斯的聲明，亦稱大逮捕事先得到「盟國」的贊助。

「歐洲會議」中
不信任空氣佔上風

（塔斯社巴黎訊）「歐洲經濟復興會議」之「領導委員會」，於十四日舉行會議，決定了歐洲特別組織標榜「合作委員會」之執行委員會及四個技術委員會的名稱，每一委員會之組織，均由英法代表團提議。執行委員會包括英、法、意、挪、荷等五國，意大利之得以參加，係美國的示意。會議中斯堪的那維亞各國代表要求了解一致政治問題」之真實情況，亦為法代表阿斯芳所阻止。法國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議上被迫承認，會議多少有些不圓滿的現象，而自由巴黎人報宣稱：「巴黎會議在不祥之兆中開幕了，不信任已佔了上風，瑞典、丹麥、瑞

真理報評
美在北歐侵略活動
嚴重威脅該地獨立

（塔斯社電）真理報十四日評論美國在北歐之侵略活動稱：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的輸出，增加了三倍以上，其中對丹麥的輸出增加了兩倍餘。美國卻限制這些國家對美國的輸出，瑞典去年對美輸出僅及瑞典輸入美貨的四分之一，美貨入超達六億三千二百萬瑞典幣，因此斯堪的那維亞各國的對外貿易，發生了嚴重的矛盾，其輸出仍和戰前一樣，僅限於歐洲，但輸入則美貨佔絕對優勢，不利地影響這些國家的經濟生活。例如當瑞典政府決定限制非必需品美貨的進口時，華盛頓方面立即提出抗議，迫使瑞典簽訂一個協定，放棄一切進口管制。美國最近提議向挪威貸款一×萬元，條件是挪威不得在本國開辦鋼鐵廠，不得與東歐國家發展正常關係。美國對丹貸款的條件，則更公開聲明以滿足美國對格陵蘭基地的要求如何而定。該文結語稱：美國經濟之侵入，嚴重威脅着這些國家的獨立。

（斯托哥爾摩訊）美國工業界大亨現正加緊控制瑞典工業，已代替前德國資本在瑞典之地位。美國資本除對瑞典之紙業、造紙業、製鋼業、礦業展開「攻勢」外，並正圖完全控制瑞典煉油廠及[illegible]於德國資本之西門子工廠。但美國資本愈行深入，它和瑞典國民利益相矛盾的事實也愈加明顯，據斯托哥爾摩快郵報稱：瑞典議會特別委員會最近曾通過專賣石油產品的議案，但該案遭到美國商人的頑强反對，他們向瑞政府提出哀的美敦書，說如果瑞典政府必欲專賣，則必須買進價值至少達一萬萬元的美商在瑞境的一切石油工廠，瑞典政府由於缺乏美元，遂被迫放棄專賣。同時，瑞典出席巴黎會議代表，對路透社記者之談話，亦反映出美瑞利益矛盾的情緒，該代表稱：瑞典之參加巴黎會議，與其說是領受者，毋寧說是供給者，因為瑞典今天的問題，是急需為其鐵礦、紙漿及其他商品尋求市場。

羅馬尼亞提出覆文
嚴斥美英干涉內政

（新華社陝北十六日電）羅馬尼亞在六月中旬破獲地下恐怖組織「兄弟十字團」，並逮捕反動份子後，美英駐羅政治代表曾於六月二十六日提出無理干涉照會，羅政府已於本月十二日對美英代表提出覆文，指出「美英此舉實係干涉羅馬尼亞內政之行動，羅政府對其照會中之意見與批評，不能予以考慮。」對美英照會中所說羅國對和約所負義務一事，羅覆文反駁稱：和約並未給他國以控訴並干涉羅國內政之權。羅政府於覆文結語警告稱：「外國干涉之唯一後果，僅能使羅政府所已處置之某些份子，處境更為惡化。」

簡訊

（日內瓦訊）八日下午，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舉行會議，蘇代表猛烈抨擊英法代表關於英法於七月十二日單獨召開歐洲會議之報告，指責這種政策旨在干涉歐洲各國內政，企圖控制歐洲經濟，並聲明蘇聯決不參與此種錯誤政策。

蘇全國喜慶豐收

（莫斯科訊）蘇聯全國喜慶豐收，千百萬農民正以極大熱忱從事收割工作，許多地區均超過春耕生產計劃。如羅斯托夫省「紅十月」集體農場人員，曾向斯大林保證提高冬麥產量至二十五生丁納（一生丁納等於五十公斤），結果得三十生丁納。據路透社記者估計：蘇聯今年之豐收，可能使麵包配給制度取消，並將有剩餘穀物出口。蘇聯農業部副部長魯班諾夫宣稱：今年耕地面積，較去年增加八百萬公頃，去年受到嚴重旱災損害地區，耕地面積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數百萬公頃，實為農業史上空前未有之先例。並指出政府以種子幫助受災地區與肥料之廣泛使用，均為豐收之先決條件。

女委員呂冠喜

柳勉之

呂冠喜是臨縣三交人，三十二歲，丈夫叫樊玉柱，從小攬工，給地主樊緒過幾年地，她自己給人紡綫織布，過着慘悽的日子，新政權建立後，特別是今年給她家分到了土地，還發救濟糧，比以前的生活，總算强了一指頭。

初到三交，我們個別訪問過幾次，召集過幾次婦女會，呂冠喜給我們的印象是：沈默寡言，很冷淡；可是，選舉婦女組長時她當選了，婦女們對她的評語是：能幹、穩重、正派、勤勞、苦情多、對新政權認識好。

第一次訴苦大會上，她把全組的人動員來了，並對選新地主樊長春提出了控訴，訴到激烈處就提高聲音問：「衆人說！地主是壓迫窮人不是？剝削窮人不是？該不該算？」人們一致響應：「是啊！該算！該算！」使會場情緒十分熱烈、生動，打破了婦女「口羞」的顧慮，接着就有許多婦女爭先發言。

不久，她又被選為婦女幹事，在婦女大會上她誠懇的說：「咱窮人，一輩子沒攬過大事，如今衆人抬舉起，咱不對處，衆人幫助！」同時，她經常自動找女工作員商量：那個婦女有什麼顧慮了，那個組長過去不正派，沒威信，應改選；那個女工作員說話快，婦女們聽不下，婦女們摸不清底底，不敢說話，要多串門，熟慣了說話好，並說她過去也怕說錯話，如今了解你們是一家人，錯了可以重來。在選舉消貧分會時她當選了消貧委員，並被推為主任，她開會、奔跑，正當農忙，還要冒雨四日上地去生產，有一天忙到下午還未吃午飯，別人發覺了才催她回去吃飯，勸她要愛惜身體。

當鬥爭新地主樊家時，（這個家裏的是她的嫂子）她個別動員婦女去給歸在她一邊的女地主進行工作時，她猜的家婦一把拉住她，問長問短，親得賊人，哭哭淚淚的訴苦，要她照顧，將來什麼上也照顧，她說了猛力推脫了寡婦的手，怒沖沖的罵道：「你壓迫人，剝削人，幾十年了，寡衆雖容你了日本鬼子在，你兄弟在皇部，你借勢欺人，我租你的地，送了三担選，你等下孩事，不敢抽了，我分說了幾句，你打了我一頓，現在可換上窮人報仇的時候了！」回來她很氣憤丈夫和兄弟，以後的去看守地主時離得遠遠的，不要受了地主婦的拉攏。

在實際的教育中，她懂得了，也敢於力爭自己的權利了，最近攤公糧，按原來抗勤組織攤開了，由舊組長主持，攤得不公，因舊組長許多是有缺人的參缺或過去的破鞋，她很快提出意見：「應該按新組織攤」（新組織是貧、僱農婦女領導），打破了許多新選的婦女組長認為「分配果實後咱們可以不管了」的思想。

她丈夫是貧農小組組員，她倆的意志完全一致，平日人們可以經常看到她和丈夫、兒子一齊上地裏去生產，黑夜開會，如果天下雨，丈夫送她來，接她去，這種和諧的精神，時常表現在他夫妻們的日常生活中。

復仇的怒火

石毅

[illegible]協助員張明岳把伏珠村人們真是傷苦了，他給伏珠村每個羣衆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積血海深仇何時得報啊！

當張明岳被我們俘獲的消息傳到伏珠村後，羣衆高興的要跳了，立刻派代表到縣政府要求讓他們自己處理，張丁大一早就到村外路口上等着，天還很冷，但他只穿着單衣，憤怒的火燃燒在心裏。

縣政府對團關協助員張明岳做了審查以後，就交由伏珠村羣衆處理，三百多人的羣衆大會在一個破廟裏開始了，振羅的一個母親含着兩眼的熱淚，氣恨的走到張明岳跟前說：「我那六七十的老漢，你怎忍心拔他的鬍子？把我老漢氣死，你把我全家人可害苦了！」

寡婦蘭英跑上去哭不成聲的說：「我兒九生，你硬捉去當了常備兵，死在外邊，你做的好事啊！！」

張生金母親沒等她說完，就拄着拐杖走過去：「我七十多歲的人了，你還打罵？你硬打了我十五棒杖，半夜三更強叫我女兒去，把她嚇跑了……你還把我家的鍋拿到那裏去了？」說着就給了他幾拐杖。

南菜子撥開衆人擠上前去，她的心都要氣炸了，「你逼我嗎？我是從病鋪上透過回來的，我老婆在病中叫你抓到寨，我直到現在還是半死不活，我四十多的人了，你為甚麼把我送了常備兵？現在我……瘡張明岳就打。

張明岳乃用手摀住說：「……」「你不要打死算了老賬，我們還要和他算賬。」回……，他指着張明岳說：「你這個賤娃子，十三歲的女子被你强姦了，還陰屠年時，你要六個年青的女人做餃子吃，兩個捏，兩個端，兩個煮……你還叫一團婆姨紡綫，你睡在中間，[illegible]到離身上就擺，到離身上……」

這時，會場裏每個羣衆都像滾水一樣的沸騰，復仇的怒火在燃燒，最後將這個苦害人民的閻王協助員張明岳處了死刑。

讀者服務

關於「慶父不去，魯難未已」

十六日本報一版頭條新聞，新華社記者評時局中，有「慶父不去，魯難未已」一語，用「慶父」來比喻蔣介石，不少讀者不知道這是甚典故，「慶父」又是甚樣的人，茲簡單解答如下：

這是春秋時代，魯國的一段歷史，慶父是魯桓公的庶子，魯莊公的庶兄，在魯莊公時代，操魯國的大權，不可一世，曾殺害莊公的世子般，又殺害莊公，而立莊公庶子啓方為王，是為閔公，時閔公年僅八歲，實際上是慶父陰謀篡位自立，於是引起魯國內部極大混亂，這段歷史，史家就稱之為「魯難」。

魯國在慶父專權下發生了這樣的大難，一方面，魯國朝野上下無不希望除去慶父，魯桓公庶子季友（後稱季孫氏，為魯國三大貴族之一）自陳回國，共謀去慶父。另方面，齊國的國王桓公，與魯國本是親戚，想借平魯難之名，乘機吞併魯國，於是派仲孫湫到魯國觀察，仲孫回齊後，向桓公報告時，就說了一句「慶父不去，魯難未已」，但他卻主張齊國不必去管，魯難自己會平息。後齊桓公又派大夫高傒率兵至魯，桓公的意思是「可定則定，可取則取」，但高傒沒有依照桓公的意思去做，而和魯國結了盟，並助季友立閔公之兄申為王，是為僖公。慶父則於這時，逃到一個叫莒的小國（即現在山東的莒縣），後來自縊死了。這段歷史，史學又稱為「靖難」。